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三十回 延尚書講論周德清 蘆台子稱揚祁烏藻

話說明侍郎染病，眾伶人紛紛走來問候。那些朝官也不免到府探望，劉都老爺也在其中。大家見了他，好生詫異，都道：「這個人怪得很！他參過文索的，怎麼還如此殷勤？」有那曉得底裡的，私對眾人道：「文索在內府鬧了一個大漏子，不發作則可，倘若發作，禍事不小。明善急了，密囑劉恩博借個不相干的題目，把他預先參掉，這叫作避重就輕。近來言官上折子，往往都有原故。那翰林院侍講王慶祺，因替先皇抄戲本子，惹得東佛爺不高興，已經吩咐御史們毀他呢！大約不久就要見個水落石出。」眾人聽了，對於文索的事方才明白一半，只文索惹的是什麼漏子，還不得而知。那位明侍郎，八十歲的人了，病雖不十分厲害，也受不住，文索畢竟出了「罪孽深重、禍延顯考」的彩色帖子。遺折上去，兩宮深為悼惜，降旨賜恤，予諡「勤恪」。

次年改元光緒。果有御史陳彝參奏王慶祺許多劣跡，奉旨革職。一般朝士因他是從聽戲上面壞事的，都有了戒心。等到了說白清唱，這些官兒不敢公然常在歌台舞榭出人，倒比從前覺得嚴肅。

轉眼間，國服已滿。戲園奉了明文開演起來，眾官的記性照例平常，已不記得什麼王慶祺。那幾個素有周郎癖的，依然同伶人攪在一起。當日梨園中的名宿已經死得不少，資深格老第一要算程長庚。士大夫這一邊仍是延四大人坐那曲壇的首位。

隔了些時，延四大人調了禮部尚書，親朋都來賀喜。延尚書便訂了三慶班演戲酬客。

開場是科班的小孩唱了幾出。延尚書聽了，只是搖頭髮笑，將長庚喚來說道：「玉山，科班是梨園培養人材之地，教授不可不良。第一要字眼分明。須知，唱戲的把字唱倒了，是要招人恥笑的。」旁邊一位客人道：「這話不差。唱戲唱倒字和讀書認別字一般，萬來不得的。」延尚書天著問道：「不料足下聽戲不滿二十年，也能講求個中奧妙。請問，梨園字眼以何為憑？」那人道：「唱戲必須合乎湖廣音，其次安徽音，鬍子、花衫都是一般，黑頭可以通融幾個京字。紅生雖也打臉，究竟是鬚生兼演，也是應當用湖廣音的。」延尚書道：「我以為高明必有高論，原來不過如此。請問，老生、旦角怎的聽不得京音？花臉又怎的可以通融？這是什麼道理？要曉得，京音不能作準，是因為京裡人講話不合四聲。難道湖廣安徽便都與四聲相合嗎？聽足下滿口的鬍子、黑頭、花衫、鬚生，這都是前不深於戲曲之人給他們取的名目。真懂這道的，焉有這種口臉？那鄉下老兒還把花旦叫作花頭呢，足下怎又不掛之齒頰了？紅（爭）一門，雖目下多由老生演，卻不能喚作紅生。後台只說勾臉，這打臉二字是犯忌諱的。本來好好的臉，為什麼要打呀？足下言不中理，免開尊口。」那客人聽了，雖然不服，只延尚書鬚眉盡豎，動了真氣，不敢回答。

延尚書向長庚道：「玉山，你且說唱戲字眼應當走哪一條道兒？」長庚道：「優人只是從師父們口傳心受得來，實不知其奧妙。只曉得唱戲要合乎中州韻，卻不曉得講求這中州韻的方法。」延尚書道：「著哇，唱戲自然要用中州韻，但各家韻書都是為文人而設，不一定拘於中州。那專講唱曲的，今日所傳只有一部《中原音韻》是最先成書的。此書只有兩卷，是元人周德清編撰。書中平聲分作陰陽，入聲卻拍在平、上、去三聲之內，分為東鍾、江陽、支思、齊微、魚模、皆來、真文、寒山、桓歡、先天、蕭豪、歌戈、家麻、車遮、庚青、尤侯、侵尋、鹽咸、廉纖十九部。如今戲班所講的十三道大韻，就是從這裡面變化出來。除東鍾、江陽、尤侯不動之外，支思變化一七，齊微變化一七，魚模變化一七，皆來變化一七，真文、庚青、侵尋並作王辰，寒山、桓歡、先天、鹽咸、廉纖並作言前，蕭豪變化一七，歌戈、車遮並作梭泊，家麻變化發花，又從車遮裡面分出一道捏歌，卻將東鍾喚作鍾東，尤侯換作侯尤。雖然走了稿子，卻是找得著線頭兒的，不過陰陽太不講究，捏歌、一七又是仄聲，未免可笑。只周德清專就此曲一邊說話，因此把人聲拍到別處。亂彈屬加梁、魏兩家的崑曲字眼，人聲不必改拍。然而既稱中州韻，又焉能離開周德清的規模？講戲若不曉得周德清，趁早不必在字眼裡面摘毛。你們安徽湖廣的老教戲的，中州韻都還有些功夫，所以你們都有傳授，念出來好聽。外行不知就裡，便說唱戲須用徽湖口音。你們幼而失學，不求甚解，也不知什麼叫周德清，由著外行任意胡談。兩下各蒙各的事，真正貽笑大方。」長庚道：「大人這番訓示，真令優人們頓開茅塞。」延尚書道：「這不過談其大概，若要仔細講求，只怕十年也說不完。若說唱戲忌用京音，不但生旦，就是大花臉也是一般。只花旦、小花臉的京白戲不在此例罷了。那優奎興的奎旅花臉和張二奎的老生，正是一對。這一生一淨，實在害人不淺。」那客人道：「聽得有人講論花臉可用北音，難道是無稽之談不成？」延尚書道：「豈但花臉可用北音，生旦亦可用北音，但所說的北音，正是周德清講究的北曲裡的人聲之音，並不是北京說話的聲音。亂彈不似周德清的專用北，卻也不似崑山曲的專用南，因此偶爾把人聲拍出，倒也無妨。只《彩樓配》旦角頭一段降香的西皮，第二句『鬥大紅星墜落房裡』，那個『裡』字是上聲，硬拍作平聲，卻是大犯規條，使不得的。」那客人道：「原來唱戲還有這些深沉。方才大人的話，聽來令人不能盡興，如今細一批說，敢情高的多。實在是金玉良言。」延尚書笑道：「難得你也有服善之日，足見憑翁是誰總抬不過一個理字去。」

少時，那客人告退。延尚書道：「玉山，可認識此人？」長庚道：「認識的。這位爺台住在豆腐池衙衛，姓田，是內府旗員，稱呼是個文字。排行第三，優人們稱他文三爺。是四喜的老主顧，不常看三慶。」尚書道：「他喚作文琳，是師曾師二爺的少爺。我們順口叫他文田三。他也愛講究戲曲，只是不得其門，又有些自滿。恐怕終身要作個外行。」說話間，場上早又演過幾出了。

長庚退入後台，自家扮了一出《伏虎》登台。尚書移座向前，點頭閉目的靜聽，笑道：「這是玉山最不能叫座的戲，每逢在戲館裡唱的時節，至多有百十來人。都說和尚拿猴兒是沒意思的，真算得曲高和寡。」《伏虎》唱完，又演了一兩出無關緊要的戲，長庚接著反串了一出《白良關》的老黑。那扮徐勣的喚作陳小奎，「打賭」一場，一個疏神，把「願將軍師大印付你執掌」念作「願納項上人頭」。延尚書道：「不好了，這小子刨了長庚了，且看長庚怎樣回答。」只見長庚不慌不忙的道：「我也賠你一顆首級。」延尚書道：「玉山真來得快，果然不愧老手。」

長庚唱時不用雙笛，只將胡琴拖腔。這日是何九扮的小黑。唱畢，譚金福在後台向他道：「我早說胡琴勝於雙笛，果然如今改了胡琴了。那個田興旺久已把笛子折了，可算有先見之明。本來漢調初到北京時原用胡琴，如今湖北幾個名角，什麼詹大有、陳丁已都是老生的好角，聽說也是唱不慣笛子的。只有大城裡頭，跟人各別另樣。不想也改回來了。今天樊三李四都沒來，這個汪桂芬伺候大老闆，倒也嚴絲合縫，不在樊李二人之下。咱們三慶班這三把胡琴真得說是不錯。」何九道：「兄弟真有智轉，跑了一趟外簾，見的南來北往的人多，居然打聽出唱亂彈用胡琴在雙笛之前。哥哥也聽見說過，只記性不好，你不提我就忘了。」金福道：「我若不弄清楚，日後有那喜歡聽戲之人，看見老一輩的老爺們編的書裡說亂彈用胡琴，從今台上又廢了雙笛，他受了我們本行無知小廝的煽惑，硬說亂彈沒用笛子托的道理，卻叫我怎生駁他！」何九道：「管他呢！反正是假不能真，是真不能假。外行老爺愛怎麼編派就怎麼編派。誰不知道羅田餘三勝？外行還說他是安徽人氏，難道也和他叫真不成！」金福道：「依你說，不必同外行抬槓。」何九道：「抬的什麼勁兒？保管抬一輩子也抬不完。」金福笑道：「我又聽得一件新鮮事情，卻和你有些關係。你說該抬槓不該抬槓？」何九道：「你要為我何老九抬槓，越發不必。」金福道：「有人說你父親叫何巧福，長得漂亮，唱花旦，在山東陪著陳藩台睡覺。你還是陳藩台的兒子，不是何家的種。簡直的一言抄百總，你何老九是個兔崽子外帶忘八蛋。你說不抬槓，我就不抬槓。」何九道：「哎呀，這受不了！兄弟遇著人說這些話，你還是和他抬槓的好。」金福道：「外行都這樣說，我也抬他不過，也是枉然。」何九道：「不妨，春春山老叔和我家有親戚，我何九的出身他一家子都是曉得的。你若抬外行不過，可以找曹家的人作個干證。」金福未及答言，只聽得一聲「鳴都都」，原來煞了戲，恰是十二下鐘。眾伶忙趕夜城出前門回家。

次日，仍到戲園演戲。管事人向金福道：「你學過《戰長沙》的黃忠嗎？」金福道：「那是應行的話，湊合著算是知道。」管事人道：「明日鐵門文昌館有堂會，派了這一出。仍是周開月的魏延，只本班這些生行人材唯有你配唱黃忠。今晚你可到四箴堂對對把子。」金福道：「各班派戲，照例不問本人會不會，只應行的就不許推脫。大老闆也沒有叫人去對過把子，只在後台說一遍就

得給他唱，今天怎麼鬧這些麻煩？」管事人道：「大老闆有命，誰敢違抗？」金福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

當日戲散，金福到了四箴堂，見著長庚，請過安，長庚道：「明日堂會的戲碼你曉得嗎？」金福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長庚道：「我沒見你唱過這一出。你且將黃忠見聖賢爺的把子說給我聽。」金福道：「反正是那幾下子，老爺子的那幾招兒我瞧也瞧會了。咱們爺兒兩個台上見吧！」長庚道：「究竟先對一對嚴實。」金福道：「老爺子既是要對，莫如咱爺兒兩個實地練習一回。我有不對的地方，求老爺子當面改正。」長庚點頭准了，忙叫跟包取了兩把沒貼金銀箔的木刀坯子來。長庚、金福各拿一把。金福道：「我聽老爺子的。」長庚道：「不然，我聽你的。」金福道：「那，我可不敢。」長庚道：「不妨。你只管說！」金福答應一聲，登時精神百倍，便道：「咱爺兒兩個，您在大邊，我在小邊。二龍出水，見面架住。念完了一磕，臉朝裡，您唱倒板；翻過身來，過活，您走裡邊。」長庚道：「擰了。大刀過活，應當大邊的先走外邊。況且倒完了板，一拉就是二六，也用不著削臉過。」金福道：「通大路都是那個樣兒。您這一出名氣太高，要是來個大路活，太官中了。莫如您走裡邊，我走外邊，您拖著刀領個圓場，我在後面跟著轉歸本位。一磕，您朝裡翻個整身，臉朝外，子午相兒，舉刀來個高相兒，我起提柳，朝外翻個半身，眼朝著您，橫刀來個矮相兒，您再起二六。要在戲館子裡，保管可堂的好。」長庚道：「有理，我依著你便了。你再往下說。」金福道：「老爺子唱完，我唱快板，老爺子再接一句，掃頭，過活，架住，手下鑽煙筒。咱們爺兒兩個，一過，兩過，大刀花，一磕，您朝裡翻身，我朝外翻身。您的高相兒，我的矮相兒。再起大刀花，磕住，往外三繞，往裡三繞。您把我的刀往外一撥，我亮勒馬的矮相兒。您丁字步，子午相兒，橫刀看我。您下，我追下。」長庚道：「你這套把子，前半與我不同，後半卻是一樣。你且再說『拖刀計』的一場。」金福道：「這一場底下有『白猿傳刀』一場，要不要了？」長庚道：「那是老路子，我早就不那樣唱了，你且與我說拖刀計。」

金福正待開言，只見盧台子走了進來。金福陡的添了十分高興，大聲嚷道：「您先上，念完，出刀。我追上，小漫頭。別動身，一磕。您在大邊，朝裡翻身，我在小邊，朝外翻身。大走，斜對活，刺脖回來，您打我的腰鋒轉身削頭，望裡三蓋。您挑我的搶背，我就算落馬了。再一場，咱們爺兒兩個見面，仍是您的大邊，我的小邊。一過，兩過，大刀花，一磕，高矮相兒，大刀花，脊梁對脊梁。您先用刀刃砍我的馬頭，我用刀桿搪，再用刀桿戳我的馬眼睛，我用刀刃搪。對起大刀花，提柳，您歸里邊，我歸外邊。臉對臉，捧印，提柳。您歸小邊，我歸大邊，出刀，一兜，磕住。朝裡三繞，朝外三繞。您打我的鼻子，轉身削我的頭。我敗下，您追下。這一出的把子，就算完了。」長庚道：「你這娃娃，真耍得我氣喘汗流，好生可惡。但你添的花樣，實在不合糊。也可以將功折罪。」金福只是笑，不來回答。盧台子道：「本來，關公、黃忠都是五虎上將，把子太多雖說過火，把子太少也不合適。經大老闆這樣一改，倒覺恰合身份。」長庚道：「何嘗是我改的！都是這小子一人掌綱。」盧台子道：「大老闆真算得不恥下問。可見越有本領越有虛心，不像那不服善的混蛋，倚仗著自己見過假高人，遇著真高的，反說不甚佳。旁人誇獎，他還不信。真正混帳該打！」長庚見公務完結，叫金福先走，留下台子共坐閒談。

台子道：「明日文昌館，聽說是祁世長祁大人請客。他是山西人，怎麼派起《戰長沙》來了？」長庚道：「咱們唱戲捧的是聖賢爺，並不曾毀謗他老人家，唱又何必妨？」台子道：「祁大人是祁■(xi)藻祁中堂的少爺，如今也闊了。祁中堂官聲不錯，只為了當十錢，挨了市井小人的罵，卻與大體無什麼相干。死後，同治佛爺封他文端公，也當得住。」長庚道：「祁中堂參過曾中堂，兩隻眼睛竟分不出誰是忠臣，誰是奸臣，未免可笑。」台子道：「這也不然。古來忠臣，不一定都是和睦的。關夫子跟諸葛軍師岔了一輩子，岳夫子也參過李綱丞相。我小時候念過古文，那裡頭有什麼歐陽永叔，據說也是好人，他卻參過包老爺。祁中堂也不過如此。究竟他有他的長處。如今，老西把他當神供，足見他的鄉評甚好。」長庚點頭道「是」。兩人說了一會子，台子告辭而回。

到得次日，來到文昌館。長庚、金福演畢了這一出《戰長沙》，往戲園而去。這裡管事人問周開月道：「你看譚金福如何？」開月道：「這小子刀槍架是好的，大老闆也算輸給他了。他的身量不如四喜的景四保扮上黃忠得樣兒，手腳卻利落。只『哭頭』一場，不大實受。我不必教給他乖，叫他日後碰釘子去。」

那邊金福比長庚早一步進了廣德樓。管事人道：「你來的正好。場上這一出快完，你快墊一出小戲。」金福道：「我唱一出《空城計》，『獻圖』起，『下城』完。」管事人笑道：「《空城計》你不配唱。那是盧先生的絕活。你唱一出《賣馬》吧！」金福道：「今天不是有出《翠屏山》嗎？秦瓊、楊雄一個扮相，大老闆看見又躍了。我唱《黃金台》好不好？」管事人應了。金福扮戲登場。

花旦張天元進來，知道這出底下便是《翠屏山》，忙去趕著擦粉梳頭。金福下來，天元上去。金福看見楊月樓扮好石秀在那裡站著，冷笑道：「大老闆專捧這楊月樓，他唱《法門寺》，大老闆居然反串劉瑾，不知要怎樣架弄。今天這小子晦氣到了，大老闆定要跟他翻的！」

少時，長庚走入，一見月樓，果然把臉一沉道：「你怎麼改了羊鬧兒了？連戲班的規矩都不懂了！」嚇得月樓不敢作聲。金福在旁邊笑個不了。長庚道：「石秀是個宰豬的屠戶，怎麼配穿這庫錦邊的青緞箭衣？你快些脫了，換件布箭衣來。我們戲規矩是寧穿破不穿錯，比不得小班、梆子班，愛怎麼混扮便怎麼混扮。慢說是生角，就連花旦也有幾出應當穿藍布褂的戲，一律不穿綢緞衣服。那胡喜祿手上戴著金戒指唱《跑坡》，是在春台班沒王法的地方，若在三慶，我早就說話了！」月樓垂頭喪氣忙到箱上去換了。金福看了他一眼，彼此沒作聲。

管事人問道：「大老闆演出什麼？」長庚笑道：「戲要你們派，問我作甚？若是由我們作主意，還要你們何用？」管事便派了一出《洪羊洞》，派了何九的孟良。何九忙到彩匣子旁邊，拿起鏡子、彩筆勾臉，譚金福私對他說道：「不好，大老闆這齣戲只怕唱不得。」何九道：「怎的唱不得？難道他不像嗎？」金福道：「這個原故我有些不便說，也不敢說。大老闆這出實在好，只今天不可唱。且待我的話應驗了，再慢慢告訴你。」何九道：「偏你這個人，有這些鬼鬼祟祟。你真要把我憋死。」金福道：「你要憋死，我還要氣死呢！這個三慶班真不講理，我今生若不把這出《空城計》唱紅，我便不是個人！他們只願意看我的《賣馬》，要偷我的耍鋼。要知我那耍鋼是從攔馬槓變化出來，豈是容易偷的！」何九也不理他，趕緊勾臉扮戲。那長庚忽然想起一事，忙把管事人喚來，叫他向前台去說。